

从《红楼梦》看孔孟之道的虚伪性和反动性

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评论组

孔孟之道就是复辟之道，是历代反动派用以欺压劳动人民的共同的精神武器。产生在十八世纪乾隆年间的《红楼梦》，是一部杰出的政治历史小说。在描写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衰亡，反映残酷的阶级压迫和激烈的阶级斗争，揭露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同时，也揭露了孔孟之道的虚伪性和反动性，显示了封建社会行将崩溃、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他极力地鼓吹孔孟一套，妄图改变党的基本路线，复辟地主、资产阶级专政。二百多年以前，著名作家曹雪芹就以一部《红楼梦》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儒家思想、程朱理学、封建专制制度展开了挑战。今天，用阶级观点分析《红楼梦》，对我们认识封建社会，以及认识林彪鼓吹的孔孟之道的反动本质，是很有意义的。

鲁迅说过：到了清代“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红楼梦》就是这个时代的一面镜子。孔老二的“圣道”，就是以“仁”为核心的一整套欺骗、愚弄，并用以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思想体系。林彪极力宣扬孔孟之道的“德”“仁义”“忠恕”，和历代反动派一样，就是集中标榜孔老二所谓“仁者爱人”，用以掩盖他们凶残的阶级本性。其实，他们调子唱得越高，他们的人肉筵席也就摆得越发吓人。《红楼梦》对孔老二这一反革命故伎，作了清楚的描绘，在这里，人们看到的封建统治者，不是什么“怀德为政”和“仁慈”，也没有看到他们对什么人实行过“恕道”，而是戴着“仁义道德”面具，在那里磨牙砺爪，成批地吃人。

《红楼梦》中的贾府，就是一个吃人的

贵族世家。贾赦为了霸占穷书生石呆子的几把古扇，就害得他家破人亡；为了强迫丫头鸳鸯为妾，就逼得她投环自尽。在贾府，不仅当权的男主子是吃人的魔鬼，而且当权的女主子也毫不逊色。那个“明是一盆火，暗是一把刀”的王熙凤，为了贪得三千两賄银，就害死了张金哥及其未婚夫；他还“弄小巧借刀杀人”，迫使尤二姐“吞金自逝”。不仅象王熙凤这种不信“阴司地狱报应”的人，在大显吃人的手段，而且那个以“菩萨”自称的王夫人，也在大摆人肉筵席。她颠倒黑白，对丫头金钏儿枉加罪名，逼得她投井自杀。她下令“抄检大观园”，又害死一大群，葬送一大批。晴雯、司棋、潘又安等人就是在这一次被她害死的，芳官等十一个小丫头也是在这一次被她送去当尼姑而掉进的火坑。他们不仅单独吃人，而且夫妻、父子、叔侄、兄弟伙在一起吃人。鲍二的老

娒，就是先受贾琏的糟蹋，后遭王熙凤的毒打而上吊的。贾蓉同他父亲贾珍、同他叔父贾琏合谋蹂躏尤家姊妹，使尤三姐蒙受“不干净”之讥，含羞自刎。被贾府害死的人命多到几十条，这充分说明不是“仁者爱人”，而是“仁者吃人”。贾府这个奉行“克己复礼”的“诗礼簪缨之族”，实际就是一座吃人的魔鬼宫殿。首先被她们凶残地吃掉的，是成批的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那已被吃掉的和将被吃掉的男女奴仆们，不就是来自破产的农民和城市贫民吗？

封建统治者不仅残忍地吞噬被压迫者的躯体，而且还要嚼碎被压迫者的灵魂。贾府的重孙媳妇秦可卿死了，小丫头瑞珠在“仁义道德”的愚弄下，“为主殉身”、触柱而亡，这与奴隶社会用活人殉葬又有什么区别呢？可是贾珍之流还要给以所谓“表彰”，大搞“忠孝贞节励天下”的把戏，来掩盖他们吃人的罪恶，以便愚弄更多的人，使他们的人肉筵席摆得更加阔气，使被咀嚼者不至发出反抗的呼声。王夫人逼死了金钏儿，还要假装“慈悲”，赏给她母亲几件衣服，又叫请和尚超度他的阴魂。人都被害死了，还要弄神弄鬼，捉弄得死者家属来“磕头谢恩”。看，这些“仁者”的杀人把戏是何等的凶残！

贾府这一批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是如此残暴地吃人，可是他们还要假惺惺地说这是“宽仁厚义”，是他们“积德”，真是虚伪透顶。“宽仁厚义”尚且如此，那么“寡仁薄义”又该怎样地吃人？

其实，问题还不止此。这些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不仅要吃劳动人民，而且象贾宝玉、林黛玉这样一些具有叛逆思想的人，也是决不放过的。贾宝玉是贾府中祖业的继承人，林黛玉是这个家族太上皇贾母的亲外甥女。表面上看，贾母、王夫人似乎都在“溺爱”他们。可是一旦发现他们不愿“留意于

孔孟之间，委身于经济之道”，骂那些孔孟的徒子徒孙是“国贼禄鬼之流”，骂他们“教子读经”的那些说教是“混账话”的时候，这些孔老二的忠实信徒们就连亲骨肉也顾不得了，立即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露出了吃人魔鬼的真面孔。在维护孔孟之道的破旗下，他们一齐出动。贾政喝令要把贾宝玉“着实打死”。后来，他们又用“掉包儿”的办法对贾宝玉、林黛玉进行围剿。贾母、王夫人、王熙凤等明知用这个办法来拆散他们的婚姻，会“一害三条人命”，可是仍要一意孤行。结果，林黛玉被孔孟之道吃掉了，贾宝玉也被孔孟之道逼成了“傻子”，出家当了和尚。当林黛玉被他们摧残死了以后，贾母还要咒骂她，说：“这个丫头也忒傻气了！”这实际上是说，他们吃了人，还要加给被吃者一个“活该被吃”的罪名，连有叛逆思想的亲骨肉也不能宽恕，更何况于劳动人民！？

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的爱，而没有超阶级的爱。恩格斯指出：那种抽象的所谓“爱人”，正好表现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最高限度的剥削中”。封建统治阶级鼓吹“仁者爱人”，也正是为了掩盖他们对劳动人民的最高限度的剥削。看看《红楼梦》五十三回乌进孝交租那一段精采的描写，再看看贾府荒淫奢侈的生活，问题就一清二楚了。在那特大歉收年成里，乌进孝送来了那样多的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可是贾珍还说：“这够做什么？”“这一二年里赔了许多，不和你们要，找谁去？”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仁者”们对农民敲骨吸髓的反动本性。为了饱填欲壑，他们还包揽词讼，放高利贷，干出了种种罪恶勾当来残酷地盘剥人民。事实很清楚，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的后面，在他们荒淫奢侈的生活中，还不知道有多少农民的血肉摆上了他们的筵席。

地主阶级之所以能够成年累月地张开血

口吃人，是因为他们有衙门的保护。毛主席指出：“**保护这种封建剥削制度的权力机关，是地主阶级的封建国家**”。作为《红楼梦》总纲的第四回，有关“护官符”的描写，深刻地说明了这一事实。葫芦僧说的“护官符”，不只是反映某一个衙门、某一个官吏草菅人命的黑暗现象，而是“各省皆然”，是整个封建制度的罪恶。金陵应天府那张“护官符”上，以俗谚口碑描述的贾、史、王、薛四家，也不止是介绍这四大家族的显赫声势，而是象征着整个吃人的地主阶级。在封建社会中，还不知道有多少个这样的四大家族，在“仁义道德”的幌子下大摆人肉筵席呢？！

剥削阶级的虚伪，莫过于把维护他们阶级利益的道德观念，装扮成全人类共同的东西。“仁者爱人”就是这类把戏。毛主席早就对这种人性论观点作了深刻批判，指出：

“爱是观念的东西，是客观实践的产物。……至于所谓‘人类之爱’，自从人类分化成为阶级以后，就没有过这种统一的爱。过去的一切统治阶级喜欢提倡这个东西，许多所谓圣人贤人也喜欢提倡这个东西，但是无论谁都没有真正实行过，因为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实行的。”《红楼梦》以历史的画面证实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二

封建统治者为了掩盖他们吃人的阶级本性，不仅大搞“仁者爱人”的骗术，而且打出“克己复礼”、“富而好礼”的旗号，大肆渲染，籍以美化他们不仅是“仁慈”的老爷，而且是“人伦”的“模范”。

“克己复礼”是孔老二复辟奴隶制的反动纲领。孔老二所谓“克己”、“好礼”，不是要奴隶主阶级克制他们压迫剥削奴隶的反动欲望，而是要奴隶主阶级按照反映他们阶级

值得指出：在中国历史上，反动人物都喜欢从“仁者爱人”这一反动人性论观点出发，引出“德政”“仁政”“王道”等反动理论，来掩盖他们对人民实行横征暴敛、血腥屠杀的反革命暴力。林彪就是孔家店这种反动理论的忠实继承者。他不但用它来美化地主、资产阶级专政，抹煞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更重要的是以此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抹煞现实的阶级斗争。林彪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用儒家的语言“恃德者昌，恃力者亡”，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攻击革命暴力，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他叫嚣要“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以仁爱之心待人之忠”，咒骂我们进行反修防修斗争是“不仁”、“做绝了”，要以孔老二的“忠恕之道”来代替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要把受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打击的一小撮阶级敌人统统“给予政治上的解放”，一句话，就是要将《“571工程”纪要》付诸实现，这就是他们的“德政”“仁政”“恕道”。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这些重摆人肉筵席的把戏，总是不能长久骗人的。《红楼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贾政、王熙凤之流尚且得了个“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结局，林彪又那能得到更好的结局？

根本利益的“周礼”去维持统治，镇压奴隶和其它被统治的人民的革命，要新兴的地主阶级放弃法治，服从礼治。封建统治者标榜“克己复礼”、“富而好礼”，并不是为了克制他们压迫剥削农民的反动欲望，相反，其反动目的在于：要把代表全部封建宗法思想和制度的政权、族权、神权、夫权——这四条极大的绳索，紧勒在农民的颈子上。至于他们以“克己”、“好礼”来自我美化，

那只不过是几片掩盖他们尔虞我诈、荒淫无耻的遮羞布！《红楼梦》对于封建统治者标榜孔老二的“克己复礼”和“富而好礼”的反动性和虚伪性也作了深刻的揭露。

所谓“诗礼传家”的贾府，表面看，确是筹礼繁节。在五十三回“宁国府除夕祭宗祠”的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家族的成员在封建礼教面前是如何顶礼膜拜的。他们人分昭穆，排班立定，谁主祭、谁陪祭、谁献帛、谁献香，都一丝不爽，真可谓气氛肃穆，彬彬有礼。然而，透过这“彬彬有礼”的纱幕，传出来的却是剥削阶级内部一股勾心斗角、腐败不堪的臭气。

贾元春被选为妃子，照说贾府与皇室的关系非同寻常。可是皇帝每次降旨，贾府老少却惊恐不安，贾母等人总是捏着一把冷汗。为什么？就是因为最高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经常发生派系之间的互相残杀，一旦牵连进去，就会遭到杀身灭族的大祸。

君臣关系如此，父子关系又如何呢？贾赦是贾琏的父亲，贾敬是贾珍的父亲，可是贾赦对贾琏倒向妻党一边早就怀恨在心，就借故将贾琏痛打一顿；贾敬死了，贾珍“热孝”在身，还是聚赌嫖娼。这哪里有什么抽象的“父慈子孝”的“礼义”关系，有的只是贵族内部深刻的利害冲突。

至于封建统治者为标榜他们“克己”、“好礼”，而吹嘘的“兄友弟恭”、“夫唱妻和”、“主忠信”等等，都不过是用来掩饰其内部尔虞我诈的遮羞布。贾环同贾宝玉是共父兄弟，可是贾环同他母亲赵姨娘，为了争夺荣国府的继承权，一次又一次同王夫人一派进行拚死的斗争。赵姨娘买通马道婆弄神弄鬼，想害死贾宝玉和王熙凤。王熙凤和贾琏是夫妻，也是同床异梦，一个瞒着丈夫放高利贷，积攒私房，一个瞒着老婆眠花宿柳，停妻再娶。王熙凤毒辣到敲丈夫的竹杠，贾琏狠心到在老婆病危时连医生都不给

请一个。贾雨村是贾府的亲友，而且是靠贾府之力做上大官的，可是当贾府倒台时他却反过来对贾府“狠狠地踢了一脚”。此外，封建统治者为吹嘘他们“克己”、“好礼”，又提出什么“男女之大防”，那更是滑稽可笑。什么“男女授受不亲”，简直成了男盗女娼的代名词，正如焦大骂出来的那样：

“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偷鸡戏狗，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真是乌七八糟，无丑不有。

从《红楼梦》对封建统治阶级内部人与人的关系所做的多方面的描写中，人们看到的不是什么统治者自身的“克己”和“好礼”，不是什么“礼尚往来”，而是为利而来，为利而往；不是什么“人伦”的“模范”，而是一些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尽管他们大肆标榜自己“克己”、“好礼”，高唱以“忠孝节烈”诏天下的“圣曲”；然而，实际上他们却是按照他们本阶级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反动人生哲学而在那里争夺的。正如贾府中探春所说：“一个个象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尽管他们还把“仁”与“礼”宣扬为老天爷赋予他们的“美德”，是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永世的“真理”；然而，从《红楼梦》反映的当时的现实来看，作为他们阶级精神支柱的孔孟之道，这种反动而虚伪的意识形态和典章制度，随着它的经济基础的趋向崩溃，也难以维持下去了。

封建统治者提倡“克己复礼”、“富而好礼”来掩盖他们内部的尔虞我诈、荒淫无耻，固然是十分虚伪的。但对劳动人民来说，却是残酷的阶级压迫。他们的“礼”就是用来统治劳动人民的。谁不服从他们的“礼”，谁就会遭到血腥的镇压。司棋等人就是在所谓“违礼”的罪名下，遭到镇压而死亡的。因此，封建统治阶级提倡“礼”与他们提倡“仁”，反动本质是一样的，都是

为了吃人。

历史上一切反动派都提倡“克己复礼”。孔老二提倡“克己复礼”，是为了复辟奴隶制；封建统治阶级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是为了强化他们对农民阶级的统治；蒋家王朝效法孔老二“克己复礼”，是为了对工农群众实行帝、官、封三位一体的法西斯专政。虽然因时代条件的不同，阶级内容也有不同；但是，他们都是把“克己复礼”做为复古、守旧、反对革新、镇压人民的思想武器，都是为了要维持他们的人肉筵席。林彪

这个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可谓精通他列祖列先提倡“克己复礼”的奥妙，所以他在贩卖孔孟的反动的人性论的同时，又打出孔孟“礼治”的黑旗，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写条幅赠给他的死党，说什么“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这就是说，他要把阴谋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建立林家父子世袭王朝，做为他搞反革命活动的最大的事，他要在中国为国际上的帝、修、反和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恢复人肉筵席做拚死的挣扎。这就充分暴露了林彪反革命的狰狞面目。

三

封建统治阶级拚命鼓吹“仁”与“礼”，反动目的是要“天下归仁”，就是要天下“臣民”做他们驯服的羔羊，替他们的人肉筵席不断增添“佳肴”，让他们亿万斯年地吞噬下去。然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自陈胜、吴广揭竿而起，两千多年来农民起义从未间断。一顶顶皇冠落地，一个个王朝覆灭，不仅显示了农民革命的巨大威力，而且宣告了孔孟之道的破产。什么“天下归仁”，什么“天不变，道亦不变”，这是剥削阶级的痴心妄想，是反动派的唯心史观。

从《红楼梦》反映的当时封建社会的现实来看，也不是什么“复礼”、“归仁”。尽管当时统治者把孔孟捧上了天，极力提倡反动透顶的程朱理学，加强思想统治，可是导致的结果却是四处燃起农民反抗的火焰。在贾府这个所谓“诗礼簪缨之族”里，也不是什么“归仁”。虽有贾政之流在拚命卫道，但招来的却是被压迫者的反抗。

毛主席指出：“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红楼梦》开头一回就反映了农民起义。甄士隐这家“望族”，就是在所谓“盗贼蜂起”的情况下破

产的。甄士隐就是“真事隐”三字的谐音。作者隐去的真事，其中就有如火如荼的农民的反抗和起义。尽管作者惧怕文字狱和由于他世界观的局限，不能做如实的描写，但社会上大量存在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反映在他的头脑里，也是不可能完全隐而不说的。所以在七十八回中他又给读者透露消息，说那镇抚青州的恒王不但没有把农民起义镇压下去，而且连他自己和他的宠姬林四娘都被义军杀死了。这反映的是激烈的阶级斗争的潮流，哪里是什么“天下归仁”？

呈现在社会上的是农民对地主阶级的反抗，出现在贾府中的是奴隶对主子的斗争。奴婢晴雯，不仅绝不讨好主子，而且敢于喜笑怒骂，讥讽主子及其爪牙的弊端。在遭到主子残酷迫害时，她不求情告饶，宁死不屈。这反映了她对统治者的权威的蔑视，体现了奴婢们的反抗精神。鸳鸯以死抵抗老淫棍贾赦的逼婚，这不仅是她个人的反抗，而且代表了奴婢们对反动的纳妾制度的血泪控诉。司棋敢于表白自己的爱情，至死不渝，也代表了奴婢们对虚伪而暴虐的封建礼教的挑战。

如果说贾府中的女奴们是以“死不从

命”的方式来进行反抗，给孔孟礼教以沉重的一击；那么，贾府中的男仆则是对主子进行直接的打击。被贾琏夫妇害死了老婆的鲍二，他怀着深仇大恨串连被害死未婚妻的张华，一道告发了贾府的罪恶。虽然他们对封建衙门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他们的告发又被统治阶级内部派系斗争所利用，但在封建礼教把奴隶告发主子视为大逆不道的历史条件下，他们这样做，还是一种反抗行为。后来，鲍二又同一个被贾珍鞭打过的小厮何三，联络一帮朋友，把贾府被抄后的余财抢劫一空，致使贾府一败涂地了。

贾府内奴隶们的激烈的反抗，也说明了阶级矛盾是不可能用虚伪的礼教来调和的。尽管贾政、王夫人、贾母之流成天在那里吹嘘他们是如何“宽仁厚义”，搞些假仁假义的小动作来欺骗麻醉奴隶们，但最终不但不能使奴隶们“归仁”，反而在阶级反抗的烈火中焚烧了他们自身。

在封建社会里，“**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由于历代农民的反抗斗争推动了生产力的向前发展，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中，就孕育着民主主义思想对封建传统观念的冲击。又由于阶级斗争的激化，必然要促使统治阶级内部分化，产生叛逆者。正如恩格斯指出的：“**主要人物是一定的阶级和倾向的代表，因而也是他们时代的一定思想的代表，他们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贾宝玉就是在这种历史潮流中涌现出来的叛逆者的艺术典型。他讨厌读《四书》、《五经》，反对“科举”，拒绝走卫道者替他安排的“仕途经济”的道路；他不滿封建礼教规定的男尊女卑、主尊奴卑的等级秩序，以及他与林黛玉叛逆式的恋爱；这一切，深刻地说明了孔孟之道在封建统治阶级后继者的身上都维持不下去了，还谈得上

什么“天下归仁”？

农民的起义、奴隶们的反抗、以及新思想对旧思想的斗争，汇成了一股强大的革命潮流，冲毁了封建统治阶级煞费苦心筑起的一道道堤坝。在这股强大的革命风暴的冲击下，不仅《红楼梦》中描写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破灭了，而且迫使整个封建社会走向衰亡的道路，孔孟之道怎么也挽救不了它的必然灭亡的命运。《红楼梦》以广阔的艺术描绘，曲折复杂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趋势，反映了孔孟之道的破产，引起人们对于封建制度“永世长存”的传统观念的怀疑，在今天也还具有认识封建社会、认识孔孟之道的反动和虚伪的本质的价值。

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倒行逆施的人总是要被历史潮流所吞没。随着历史的向前推进，不仅封建制度完蛋了，蒋家王朝也在中国大陆上覆灭了。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革命取得了一系列光辉的胜利，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尊孔与反孔的斗争却没有结束。

毛主席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总会有那么一些跳梁小丑粉墨登场，“他们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服装，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下狠心要打死贾宝玉的贾政是这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大刽子手曾国藩和镇压无产阶级革命的大屠夫蒋介石是这样，而梦想复辟资本主义的林彪也是这样。这不是什么历史上偶然巧合的现象，而是深刻地说明了孔孟之道代表了一切反动派的利益，适合他们的政治需要。为了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就必须继续深入批林批孔，把斗争进行到底！